

在路上

平原动物上高原

阿坚

漂

泊

笔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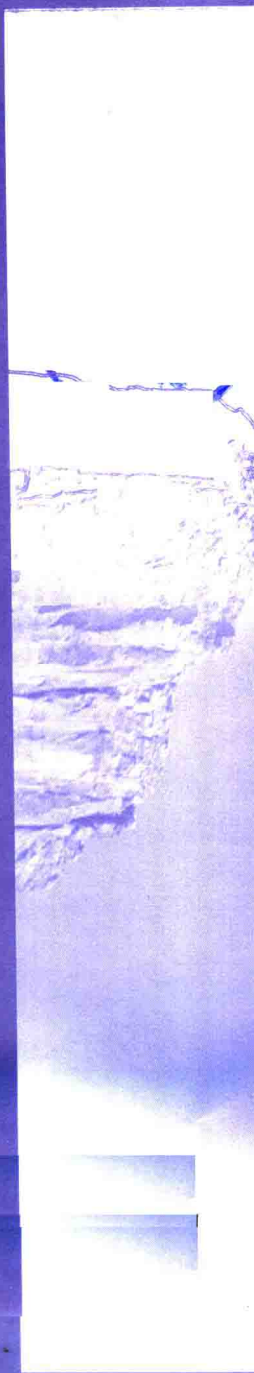
丛

书

天津教育出版社

平原动物上高原

阿坚



在路上·漂泊笔记丛书
平原动物上高原

作 者 阿 坚

责任编辑 强 华

封面设计 吴 勇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 3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美术印刷厂

版 次 199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32开(850×1168毫米)

字 数 166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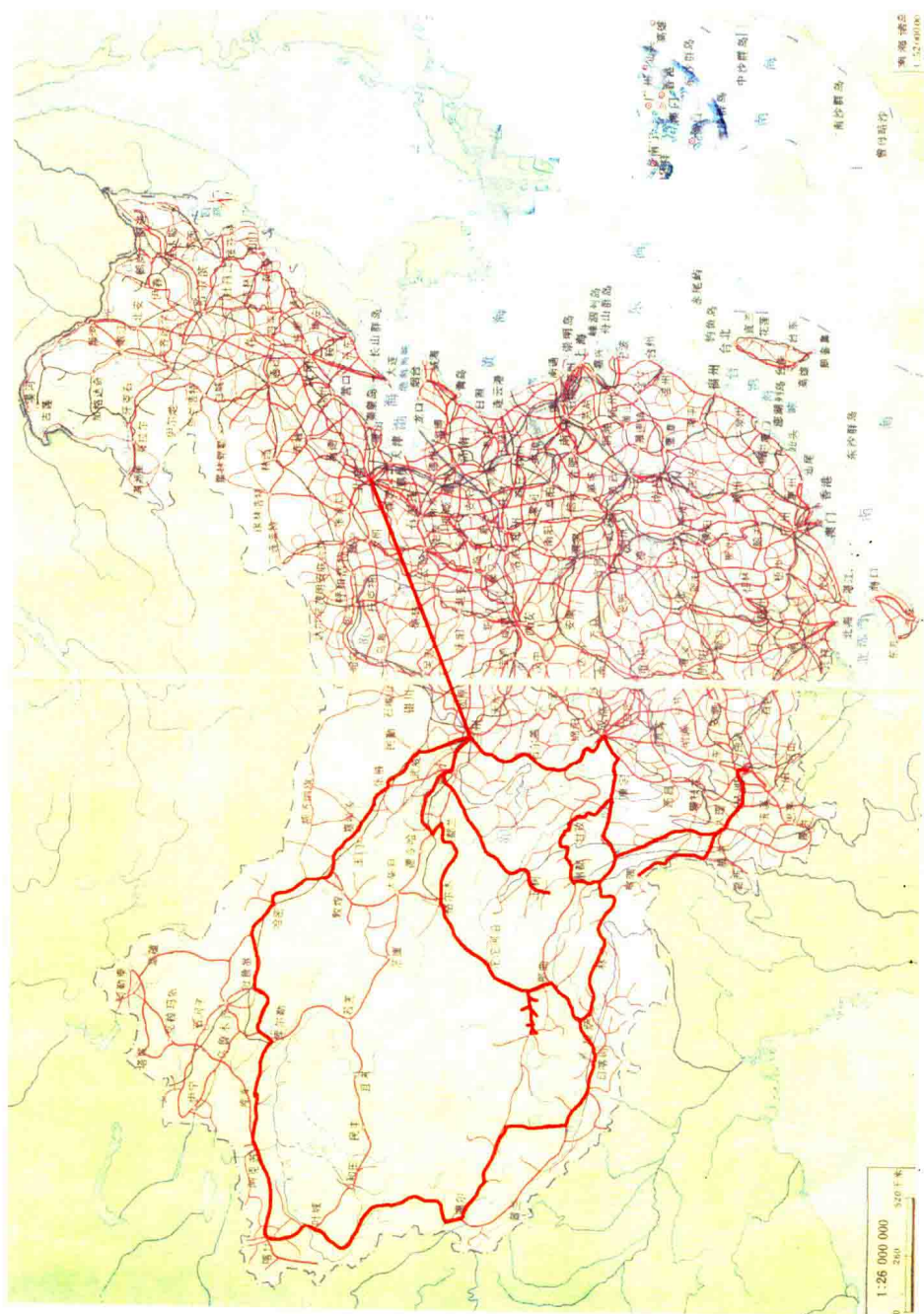
插 页 4

印 张 7.5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7—5309—2970—4 / I · 124

定 价 14.00元



阿坚路迹



错高湖



西藏海拔最高的大湖·纳木错（海拔4500米）



藏北游牧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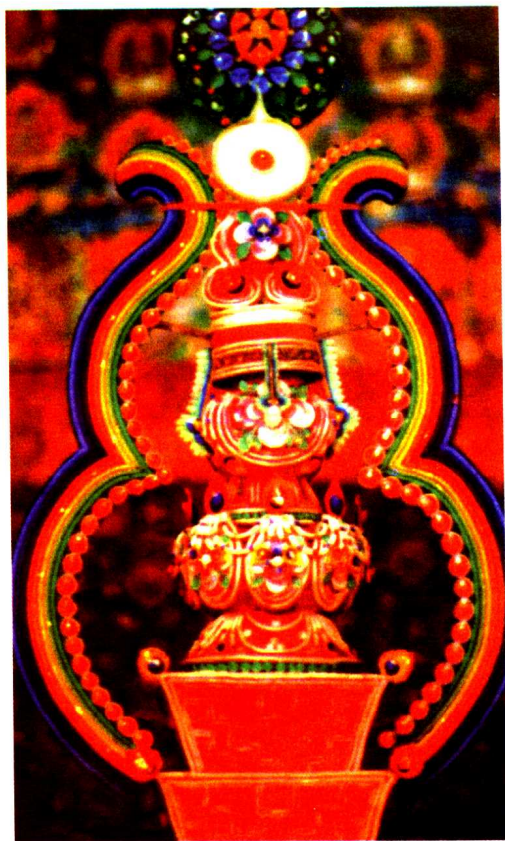
白居寺



狮泉河



阿里的雨云



— | 酥油花 | —



— | 去演藏戏 | —



— | 节日的跳神 | —

上路之前说几句

雪 媛

这是六个人在西北、西南……路上的故事，作者都是三四十岁的老爷们儿。这本来纯属偶然，曾哲却因此想再编一套六个女人在路上的书。他是对的，因为在路上的人很多，他们不仅关注路，也关注路边的人文与自然，另外还有许许多多马上上路和准备上路的人们，还有许许多多不想上路却想了解边地之路的人们，所以我们要努力把这件事做好，也希望读者给予支持、鼓励和批评。

此时，我由衷地感到了一种担忧与欣喜。

可以说一年以前我就很是关注他们这一批人，关注“孤独痛苦的男子汉的旅程”了。其实，与其说是关注他们的行为旅程，不如说是关注他们的旅程行为，关注他们行为背后的那一片现代人的思维空间里摇曳着的色彩斑斓的迷人极光。

是的，那是一个个令人欣喜或带点伤感的故事，它可能会为高密度城市人节律快速的生活，提供一个后置的稀疏的迟缓的信息。

毋庸置疑，忧虑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越酿越烈的旅游探险热的旷日持久的发展，当人们的目光大量地投入边地，我们不知道也把握不住，这套丛书能否给社会、能否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益处——我们冀望。

就像我们的认识不能因动物与森林的消失殃及人类，才提出保护一样。蜂拥而来的旅游探险狂潮，也可能成为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另一个罪魁。

好在这几部作品，都蕴涵着较强的自然环保意识。朴实祥和的文本与文风，也营造出了一个清淡悠远的雅适氛围。

——西路人用一百多封信，铺垫在草原之路、大漠之路、高原之路……在席卷他视野中一切的同时，也席卷了他心灵里的高尚与卑微，和不尽的爱。毫无疑问，现代的城市人，今后读阅书信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长江、怒沙……走过长城，走过黄河，他继续选择江河，那是因为他体内的血流与之一道、与之跌落、与之欢雀、与之粉碎、与之远去。这是一次诗人奔腾血液的大截流，也可能是一个语言成功爆发的大崩溃。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他播种了四十年的爱。黄、绿、白三色的心旌，召唤着他跋过沙漠、涉及草原、爬上冰大坂。终于他感到大地之上太阳之下，矗立的是人不灭的靈魂。

——那是一个一次次相同的目的地，但到达之途却是不重叠的。他把现代诗的写作束之高阁，却用平平的文字，记述着一个雪域道路上的目击。文学和抒情在远远地观望，偶尔露出一丝怪诞的微笑。

——坦诚相待已经不光是人群所具有的，还有阳光、绿草、大山、江河。他说：漂泊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引起众多路人的共鸣。这不能不说是骑马找马的一种反讽。不过也许在这种状态下的寻找，阳光才会更明媚。

——九州方圆万里行。大禹治水后，划九州：冀、兖、青、徐、扬、豫、荆、雍、梁。北到长城，南抵衡山，东达海，西至嘉峪关。从一定意义上讲，九州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跋涉的史诗。

这种所谓的漂泊笔记丛书目前出版得不多，只读到曾哲先生去年主编的“漂泊者之旅”丛书，欢迎读者方家寄来意见，以期今后编辑做得更好。

愿这套丛书，让百忙之中的您读出欢喜。

1998 年元春

上路之前说几句

雪媛

1 新藏公路旅行记

29 走通滇藏路

47 1985 年川藏路旅行记

73 藏北十日行

去那曲/73

去班戈/75

色林错和鄂错/77

去申扎/80

去尼玛路上/82

到达尼玛/84

翻越当穷山/86

在文部乡/89

晚饭和早起/91

望象雄遗址/94

在象雄遗址/96

留连象雄/98

返回村文部/101

离开尼玛/103

返班戈/105

返那曲/108

返回拉萨/110

113 探访纳木错

121 去玛多和曲麻莱

130 从甘南州去阿坝

137 拉萨到日喀则

142 藏区随遇随感

- 地图上的公路不可靠/142
拱卫西藏的州区/144
玉树师专的学生们/144
在治多遇见诗人/145
病困巴塘/146
北纬31°的湖泊区/147
在尼玛前的迷路/147
四条进藏路线比较/148
成都至拉萨航线鸟瞰/149
梅里雪山,天不让登/150
蒙藏风格异同小比较/151
靠天行车的高原路/152
西藏无航运/153
通天河、金沙江断观/153
高原阳光伤眼/156
阿坝州的理县至汶川/156
邛崃山和夹金山/158
穿过果洛藏族自治州/159
四川境内的黄河流域/160
藏北高原的无人区/161
唐蕃古道与今日青藏线/162
与西藏面积相仿的周边藏区/
163
世界上最多的大河源地/165
在甘南州的杂记/168
阿坝州风俗杂记/170
玉树州牧区杂记/171
新藏公路线上的吐蕃轶事/173
唐蕃古道轶事/174
川藏公路与康藏驿路/175

177 给美国佬当向导

182 阿坝州的青稞酒

184 阿坝州的青草节

186 拉萨杂忆

190 拉萨见闻

飞机不过夜/190

拉萨的环卫/192

拉萨的太阳亮死了/193

讨价还价天地高/195

飞往拉萨的航线/197

俚语中的精神/199

拉萨酒风/200

原高哪用细品茶/201

着什么急呀/203

高原高酒量/204

206 拉萨随感录

218 读《黄河漂流探险》地理笔记

221 读《踏破雪山进军西藏》地理类笔记

224 进藏六次的感述

新 藏 公 路 旅 行 记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界的叶城，我坐着饭摊上那把油腻腻的椅子，刚吃完一盘手抓饭，望着南边的昆仑山脉，一阵地不能自抑。山的那边就是阿里呀，那地方是够靠里的，连拉萨和日喀则人也觉那是个很难企及的僻地，却起了个这么简单的名字：阿里。若音节笔画再多几倍，也会让人们敬畏地记牢的，像记下珠穆朗玛之类。随便的名称和神秘的内容，造成的反差倒让我心里嘴上不停在“阿里阿里”。那位五官清俊的饭摊老板说：再喝瓶啤酒吧，到阿里要三块六一瓶呢。我很想喝，沙漠过来的热风像实物一样靠着人，大腿和椅间的裤子被上下粘连着，一抬腿就有滋滋的分离声。再望望铁黑色的昆仑，我掏出两块钱买了瓶天山啤酒，就算自己为自己饯行吧。酒很好，新疆的啤酒花和天山的水很有意思，当然，还孳杂了我对阿里的神往。往西望去，也是群山不让天空，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在帕米尔高原向塔里木盆地下坡时，紧紧挽住了这座四国共据的中亚高原。连接帕

米尔和昆仑的喀喇昆仑山脉，目力所及，它的山峰密度更大，在西侧的阳光下，有若干银银的雪顶。我知道，那里是边界，喀喇昆仑那边不算一个国家，而是克什米尔地区。我正是想沿着昆仑和喀喇昆仑间的盘山公路，去往阿里，这条路叫新藏线。

塔克拉玛干的环漠公路，从维族的宗教文化中心喀什到东南 200 公里后的叶城时，出现了一个重要三叉口：往东是继续的环漠公路，直通和田、于田，乃至包超下去；往南一条公路直指昆仑，它大致平行于国境线，通往阿里地区的首府狮泉河。所以叶城，乃去新赴藏的最后一大站。一般不用说去阿里，一说“上山”人们就明白的。叶城海拔 500 米左右，阿里地区平均海拔就有 4000 米以上，尤其听说新藏线上最高的公路海拔将近 6000 米，加上从叶城到阿里日土沿程 1000 公里竟无一个县镇，可见“上山”不是一个轻柔的词。我住进了阿里转运站的招待所，寻摸上山的车。很好观察，凡是脏的车、满脸疲惫的司机往往是刚下山的，反之，若是满载的，便是将赴阿里的。阿里地区的大部分工业轻工业用品均从叶城转运进去，从地理上，南疆比拉萨更近于阿里；在 60 年代，连阿里的行政也由新疆代管了十年呢。其实古代阿里地理概念更小，仅是现在日土、札达、普兰三县的地域，紧贴着现在的国境线，面积约 6 万平方公里，现在阿里是 30 多万平方公里，包括进了革吉、改则、措勤、隆格尔和一半的藏北无人区。所以阿里的历史文化名胜，都在最西部距国境线不远的一条长带上。我在转运站观察地图时，发现这一点，它远距拉萨和日喀则，也置广大阿里山川而不顾，这也许是它形成独特文化格局的原因吧。从地图上看，旧阿里三县也就是整个阿里的一个袖口吧，这倒暗合

“领袖”之义。

想找去阿里的车特不容易。不少以做生意来响应改革号召的维族人、汉族人也带着货或手艺准备上山，并且跑阿里的司机都挺牛的，一听说我只能付40块钱，都表示他不去阿里。我到底瞄准了一辆干干净净的油车，司机是个文雅的小伙子。我跟他实说我不是生意人，喜欢阿里想去看一眼，于是他答应40块钱捎我上山。我听说过上高原曾有车抛锚、人被冻死的事，这下我更放心了，拉着一车汽油还怕没的烧么。我又提前买了不少馕，这种带咸味的发面食品就是凉了也不特干硬，还买了啤酒和水果罐头——阿里不产蔬菜和水果；至于行装里早备下一包治心治肺治伤治疼治各种病的药，早就听说过这条新藏线是进藏海拔最高、最易让人发病的地段，其中有个地名就叫死人沟。最后司机还提出一个问题，你这人爱不爱闷着？我说路上保证给你讲故事解闷。他笑了，说，我讲你听也行，长途开车就怕闷。

发车那天早上，天晴无风，我坐在驾驶室副座上，路边绿色白杨刷刷退去，反光镜中的沙漠地带越来越远，公路也开始有点小坡了，我们的车，正在上山，或等于正在塔里木盆地的“盆帮”上爬。我又拿出地图，看着横亘东西2000公里的昆仑山脉，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部整个地兜住，也拱住了阿里和羌塘的北部；偌长的昆仑山脉，是新疆西藏的界山，竟只有最西端、靠近边境的地段才有一条公路出入，连只能通过驮队的山口也不过两三个；昆仑主脉南北尤其以南，纵深着大片无人区，地图上只有山川湖泊的符号。捧着地图，我有一种从天俯看的大感觉——整个昆仑、阿里和藏北尽在眼下，甚至我能感到那条新藏公路像一条血管，我正是一滴热血在向阿里涌动。阿里几年前就是我的一个奇伟之

梦，在有过川藏线、青藏线两次赴藏的经历后，那奇伟又加上了神秘二字。之所以我不从拉萨奔赴阿里，客观是二者远距、不易通达；另外我有较虔诚的解释是，拉萨也奇伟，为了专一，一次不应去两处奇伟之地——所以我看中这次不经前后藏、不经康藏的直达阿里的行动；我老隐隐觉得，阿里和藏区像是两回事。

解放牌的油罐车轰鸣着，不亚于我激动的心情。我问司机几天能到狮泉河。他说，顺利的话，五六天吧，不过现在是六月份，山上容易有雨雪，道路泥泞就麻烦了。我问这条路啥时修好的。他说，60年代初，中印边境战的时候，是军用公路。果然，我们的车正超过一辆辆军人的车队。司机又告诉我，除了阿里，整个喀喇昆仑边境线的部队都靠这条线给养。车行进间，我正好看见路边一片营房，司机说，这地方叫库地，接着该爬坡了。车顺着一条小支流往上，路面也糙了些，山上无路，岩石发黑，据说喀喇就是黑色的意思。这段坡路叫库地大坂（大坂就是大山），坡度不小，弯也急。见司机忙着弄方向盘和挡柄，胳膊上的肌肉就绷出形了，仿佛上山的方向盘比走平道时要难弄多了。持续上坡有两个多钟头，有两次停车给发动机降温。上了半天，其实就在一面坡上绕呢，盘旋往复的公路，使我们的视线南南北北。往西北可以看见公格尔和慕士塔格两座7000米以上的山，往西南看似有座更高的雪峰，司机说那是乔格里峰。我马上说是世界第二，8600多米。可是我怎觉得它们不是那样高呀，比我们所在的库地大坂高不了太多。司机告诉我这大坂的公路高度也快5000米了，跟你在叶城看它们当然不一样。我重向乔格里峰方向望去，直线距离也就几十公里，隔着一两道山梁，我发现乔格里附近好几座差不多高的；一